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

三言二拍

三言言盡短篇最高成就
二拍盡覽古代小說精華

卷四



纪老三没处躲闪,只得跟了两个公人到按察司里来;传梆禀知谢廉使,廉使不升堂,竟叫进私衙里来。廉使问道:“你是新都杨金事的家人么?”纪老三道:“小的是。”廉使道:“你家主做的歹事,你可知道详细么?”纪老三道:“小的家主果然有一两件不守本分勾当。只是小的主仆之分,不敢明言。”廉使道:“你从直说了,我饶你打。若有一毫隐蔽,我就用夹棍了!”纪老三道:“老爷要问那一件?小的好说。家主所做的事非一,叫小的何处说起?”廉使冷笑道:“这也说的是。”案上翻那状词,再看一看,便问道:“你只说那云南张贡生主仆五命,今在何处?”纪老三道:“这个不该是小的说的,家主这件事,其实有些亏天理。”廉使道:“你且慢慢说来。”纪老三便把从头如何来讨银,如何留他吃酒,如何杀死了埋在红花地里,说了个细。谢廉使写了口词道:“你这人到老实,我不难为你。权发监中,待提到了正犯就放。”当下把纪老三发下监中。史应、魏能到也为日前相处分上,照管他一应事体,叫监中不要难为他,不在话下。

谢廉使审得真情,即发宪牌一张,就差史应、魏能两人赍到新都县,着落知县身上,要金事杨某正身,系连杀五命公事,如不擒获,即以知县代解,又发牌捕衙,在红花场起尸。两人领命,到得县里,已是除夜那一日了。新都知县接了来文,又见两承差口禀紧急,吓得两手无措,忖道:“今日是年晚,此老必定在家,须乘此时调兵围住,出其不意,方无走失。”即忙唤兵房金牌出去,调取一卫兵来,有三百余人,知县自领了,把杨家围得铁桶也似。

其时杨金事正在家欢饮年酒,日色未晚,早把大门重重关闭了,自与群妾内宴,歌的歌,舞的舞。内中一妾唱一只《黄莺儿》道:

秋雨酿春寒,见繁花树树残。泥涂满眼登临倦,江流几湾,云山几盘,天涯极目空肠断。寄书难,无情征雁,飞不到滇南。

杨金事见唱出“滇南”两字,一个撞心拳,变了脸色道:“要你们提起甚么滇南不滇南!”心下有些不快活起来。不想知县已在外边,看见大门关上,两个承差是认得他家路径的,从侧边梯墙而入。先把大门开了,请知县到正厅上坐下,叫人到里边传报道:“邑主在外有请!”杨金事正因“滇南”二字触着隐衷,有些动心,忽听得知县来到正厅上,想道:“这时候到此何干?必有跷蹊,莫非前事有人告发了?”心下惊惶,一时无计,道:“且躲过了他再处。”急往厨下灶前去躲。知县见报了许多久不出,恐防有失,忙入中堂,自求搜寻。家中妻妾一时藏避不及,知县分付:“唤一个上前来说话!”此时无奈,只得走一个妇女出来答应。知县问道:“你家爷那里去了?”这个妇人回道:“出外去了,不在家里。”知县道:“胡说!今日是年晚,难道不在家过年的?”叫从人将拶子拶将起来。这妇人着了忙,喊道:“在!在!”就把手指着厨下。知县率领从人竟往厨下来搜。金事无计可施,只得走出来,道:“今日年夜,老父母何事直入内室?”知县道:“非干晚生之事,乃是按台老大人、宪长大人相请,问甚么连杀五命的公事,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对理。如老先生不去,要晚生代解,不得不如此唐突。”金事道:“随你甚么事,也须让过年节。”知县道:“上司紧急,两个承差坐捉,等不得过年,只得要烦老先生一行,晚生奉陪同往就是。”

知县就叫承差守定,不放宽展。金事无奈,只得随了知县出门。知县登时令了解批,连夜解赴会城。两个承差又指点捕官,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,一同赶来。那些在庄上的强盗,见主人被拿,风声不好,一哄的走了。

谢廉使特为这事岁朝升堂,知县已将金事解进。金事换了小服,跪在厅下,口里还强道:“不知犯官有何事故,钧牌拘提,如捕反寇。”廉使将按院所准状词,读与他听。金事道:“有何凭据?”廉使道:“还你个凭据。”即将纪老三放将出来,道:“这可是你家人么?他所供口词的确,还有何言?”金事道:“这是家人怀挟私恨诬首的,怎么听得?”廉使道:“诬与不诬,少顷便见。”

说话未完,只见新都巡捕、县丞已将红花场五个尸首,在衙门外着落地方收贮,进司禀知。廉使道:“你说无凭据,这五个尸首,如何在你地上?”廉使又问捕官:“相得尸首怎么的?”捕官道:“县丞当时相来,俱是生前被人杀死,身首各离的。”廉使道:“如何?可正与纪三所供不异,再推得么?”金事俯首无辞,只得认了,道:“一时酒醉触怒,做了这事。乞看缙绅体面,遮盖些则个。”廉使道:“缙绅中有此,不但衣寇中禽兽,乃禽兽中豺狼也!石按台早知此事,密访已久,如何轻贷得?”即将杨金事收下监候,待行关取到原告再问。重赏了两个承差,纪三释放宁家去了。

关文行到云南，两个秀才知道杨金事已在狱中，星夜赴成都来执命，晓得事在按察司，竟来投到。廉使叫押到尸场上认领父亲尸首，取出金事对质一番，两子将金事拳打脚踢。廉使喝住道：“既在官了，自有应得罪名，不必如此。”将金事依一人杀死三命者律，今更多二命，拟凌迟处死，决不待时，下手诸盗以为从定罪，候擒获发落。金事系是职官，申院奏请定夺。不等得旨意转来，杨金事是受用的人，在狱中受苦不过，又见张贡生率领四仆日日来打他，不多几时，毙于狱底。

金事原不曾有子，家中竟无主持，诸妾各自散去。只有杨二房八岁的儿子杨清，是他亲侄，应得承受，泼天家业多归了他。杨金事枉自生前要算计并侄儿子的，岂知身后连自己的倒与他了！这便是天理不混处。

那张贡生只为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，弄得身子冤死他乡。幸得官府清正有风力，才报得仇。却是行关本处，又经题请，把这件行贿上司图占家产之事，各处播扬开了。张宾此时同了母亲禀告县官道：“若是家事不该平分，哥哥为何行贿？眼见得欺心，所以丧身。今两姓执命，既已明白，家事就好公断了。此系成都成案，奏疏分明，须不是撰造得出的。”县官理上说他不过，只得把张家一应产业两下平分。张宾得了一半，两个侄儿得了一半，两个侄儿也无可争论。

张贡生早知道到底如此，何苦将钱去买憔悴？白折了五百两银子，又送了五条性命，真所谓“无梁不成，反输一帖”也！奉劝世人，还是存些天理、守些本分的好。

钱财有分苦争多，反自将身入网罗。

看取两家归来处，心机用尽竟如何？

卷之五

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

词云：

瑞烟浮禁苑。正绛阙春回，新正方半，冰轮桂华满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开遍。龙楼两观，见银烛星球有烂。卷珠帘、尽日笙歌，盛集宝钗金钏。堪美。绮罗丛里，兰麝香中，正宜游玩。凤柔夜暖花影乱，笑声喧。闹蛾儿满路，成团打块，簇着冠儿斗转。喜皇都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。

——词寄《瑞鹤仙》

这一首词乃是宋绍兴年间词人康伯可所作。伯可元是北人，随驾南渡，有名是个会做乐府才子，秦申王荐于高宗皇帝。这词单道着上元佳景，高宗皇帝极其称赏，御赐金帛甚多。词中为何说“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”？盖因靖康之乱，徽、钦被虏，中原尽属金夷，侥幸康王南渡，即了帝位，偏安一隅，偷闲取乐，还要模拟盛时光景，故词人歌咏如此。也是自解自乐而已，怎如得当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词云：

禁漏花深，绣工日永，熏风布暖。变韶景、都门十二，元宵三五，银蟾光满。连云复道凌飞观。耸皇居丽，佳气瑞烟葱蒨。翠华宵幸，是处层城阆苑。龙凤烛、交光星汉。对咫尺鳌山开雉扇。会乐府两籍神仙，梨园四部弦管。向晓色、都人未散。盈万井、山呼鳌抃。愿岁岁、天仗里常瞻凤辇。

这首词，多说着盛时官禁说话。只因宋时极作兴是个元宵，大张灯火，御驾亲临，君民同乐。所以说道“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”。然因是倾城士女通宵出游，没些禁忌，其间就有私期密约，鼠窃狗偷，弄出许多话柄来。

当时李汉老又有一首词云：

帝城三五，灯光花市盈路。天街游处，此时方信，凤阙都民，奢华豪富。纱笼才过处，喝道转身，一壁小来且住。见许多才子艳质，携手并肩低语。

东来西往谁家女？买玉梅争戴，缓步香风度。北观南顾，见画烛影里，神仙无数。引人魂似醉，不如趁早步月归去。这一双情眼，怎生禁得许多胡觑？

——词寄《女冠子》

细看此一词，可见元宵之夜，趁着喧闹丛中干那不三不四勾当的，不一而足，不消说起。而今在下说一件元宵的事体，直教：

闹动公侯府，分开帝主颜。

猜徒入地去，稚子见天还。

话说宋神宗朝，有个大臣王襄敏公，单讳着一个韶字，全家住在京师。真是潭潭相府，富贵奢华，自不必说。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其时王安石未用，新法未行，四境无侵，万民乐业，正是太平时；家家户户，点放花灯，自从十三日为始，十街九市，欢呼达旦。这夜十五日是正夜，年年规矩，官家亲自出来，赏玩通宵。倾城士女，专待天颜一看。且是此日难得一轮明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，映着各色奇巧花灯，从来叫做灯月交辉，极为美景。襄敏公家内眷，自夫人以下，老老幼幼，没一个不打扮齐整了，祇候人牵着帷幕，出来街上看灯游耍。

看官，你道如何用着帷幕？盖因官宦人家女眷，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，不成体面，所以或用绢段或用布匹等类，扯作长圈围着，只要隔绝外边人，他在里头走的人，原自四边看得见的。晋时叫他做步障，故有紫丝步障、锦步障之称。这是大人家规范如此。

闲话且过，却说襄敏公有个小衙内，是他末堂最小的儿子，排行第十三，小名叫做南陔。年方五岁，聪明乖觉，容貌不凡，合家内外大小都是喜欢他的，公与夫人自不必说，其时也要到街上看灯。大宅门中衙内，穿着齐整还是等闲，只头上一顶帽子，多是黄豆来大不打眼的洋珠，穿成双凤穿牡丹花样，当面前一粒猫儿眼宝石，睛光闪烁，四围又是五色宝石镶着，乃是鸡青、祖母绿之类。只这顶帽，也值千来贯钱。襄敏公分付一个家人王吉，驮在背上，随着内眷一起看灯。

那王吉是个晓法度的人，自道身是男人，不敢在帷中走，只相傍帷外而行。行到宣德门前，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，圣旨许令万目仰观，金吾卫不得拦阻。楼上设着鳌山，灯光灿烂，香烟馥郁；奏动御乐，箫鼓喧阗。楼下施呈百戏，供奉御览。看的真是人山人海，挤得缝地都没有了。有翰林承旨王禹玉《上元应制诗》为证：

雪消华月满仙台，万烛当楼宝扇开。

双凤云中扶辇下，六鳌海上驾山来。

镐京春酒沾周宴，汾水秋风陋汉才。

一曲升平人尽乐，君王又进紫霞杯。

此时王吉拥在人丛之中，因为肩上了小衙内，好生不便，观看得不甚像意。忽然觉得背上轻松了些，一时看得浑了，忘其所以，伸伸腰，抬抬头，且是自在，呆呆里向上看着。猛然想道：“小衙内呢？”急回头看时，眼见得不在背上，四下一望，多是面生之人，竟不见了小衙内踪影。欲要找寻，又被挤住了脚，行走不得。王吉心慌撩乱，将身子尽力挤出，挨得骨软筋麻，才到得稀松之处。遇见府中一伙人，问道：“你们见小衙内么？”府中人道：“小衙内是你负着，怎到来问我们？”王吉道：“正是闹嚷之际，不知那个伸手来我背上接了去。想必是府中弟兄们见我费力，替我抱了，放松我些，也不见得。我一贪个松快，人闹里不看得仔细。及至寻时，已不见了，你们难道不曾撞见？”府中人见说，大家慌张起来，道：“你来作怪了，

这是作耍的事？好如此不小心？你在人千人万处失去了，却在此问张问李，岂不误事！还是分头再到闹头里寻去。”

一伙十来个人同了王吉挨出挨人，高呼大叫，怎当得人多得紧了，茫茫里向那个问是？落得眼睛也看花了，喉咙也叫哑了，并无一些影响。寻了一回，走将拢来，我问你，你问我，多一般不见，慌做了一团。有的道：“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？”有的道：“你我都在，又是那一个抱去？”王吉道：“且到家问问看又处。”一个老家人道：“决不在家里，头上东西耀人眼目，被歹人连人盗拐去了。我们且不要惊动夫人，先到家禀知了相公，差人及早缉捕为是。”王吉见说要禀知相公，先自怯了一半，道：“如何回得相公的话？且从容计较打听，不要性急便好！”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，那由得王吉主张，一齐奔了家来。私下问问，那得个小衙内在里头？只得来见襄敏公，却也嗫嗫嚅嚅，未敢一直说失去小衙内的事。

襄敏公见众人急急之状，到问道：“你等去未多时，如何一齐跑了回来？且多有些慌张失智光景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家人才把王吉在人丛中失去小衙内之事说了一遍。王吉跪下，只是叩头请死。襄敏公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去了自然回来，何必如此着急？”众家人道：“此必是歹人拐了去，怎能勾回来？相公还是着落开封府及早追捕，方得无失。”襄敏公摇头道：“也不必。”众人道是一番天样大、火样急的事，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闲，声色不动，化做一杯雪水。众人不解其意，只得到帷中禀知夫人。

夫人惊慌，抽身急回，噙着一把眼泪来与相公商量。襄敏公道：“若是别个儿子失去，便当急急寻访，今是吾十三郎，必然自会归来，不必忧虑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子虽然伶俐，点点年纪，奢遮煞也只是四五岁的孩子。万众之中挤掉了，怎能勾自会归来？”养娘每道：“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，有擦瞎眼的，有斫掉脚的，千方百计摆布坏了，装做叫化的化钱。若不急急追寻，必然衙内遭了毒手！”各各啼哭不住。家人每道：“相公便不着落府里缉捕，招帖也写几张，或是大张告示，有人贪图赏钱，便有访得下落的来报了。”一时间你出一说，我出一见，纷纭乱讲。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为意，道：“随你议论百出，总是多的，过几日自然来家。”夫人道：“魔合罗般一个孩子，怎生舍得失去了不在心上？说这样谎话！”襄敏公道：“包在我身上，还你一个旧孩子便了，不要性急！”夫人那里放心？就是家人每、养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话。夫人自分付家人各处找寻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那晚南陔在王吉背上，正在挨挤喧嚷之际，忽然有个人趁近到王吉身畔，轻轻伸手过来接去，仍旧一般驮着。南陔贪着观看，正在眼花撩乱，一时不觉。只见那一个人负得在背，便在人丛里乱挤将过去，南陔才喝声道：“王吉！如何如此乱走！”定睛一看，那里是个王吉？衣帽装束多另是一样了。南陔年纪虽小，心里煞是聪明，便晓得是个歹人，被他闹里来拐了，欲待声张，左右一看，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。他心里思量道：“此必贪我头上珠帽，若被他掠去，须难寻讨，我且藏过帽子，我身子不怕他怎地。”遂将手去头上除下帽子来，揣在袖中，也不言语，也不慌张，任他驮着前走，却象不晓得什么的。

将近东华门，看见轿子四五乘叠联而来，南陔心里忖量道：“轿中必有官员贵人在内，此时不声张求救，更待何时？”南陔觑轿子来得较近，伸手去攀着轿檐，大呼道：“有贼！有贼！救人！救人！”那负南陔的贼出于不意，骤听得背上如此呼叫，吃了一惊，恐怕被人拿住，连忙把南陔撩下背来，脱身便走，在人丛里混过了。轿中人在轿内闻得孩子声唤，推开帘子一看，见是个青头白脸魔合罗般一个小孩，心里喜欢，叫住了轿，抱将过来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南陔道：“是贼拐了来的。”轿中人道：“贼在何处？”南陔道：“方才叫喊起来，在人丛中走了。”轿中人见他说话明白，摩他头道：“乖乖，你不要心慌，且随我去再处。”便双手抱来，放在膝上，一直进了东华门，竟入大内去了。

你道轿中是何等人？元来是穿宫的高品近侍中大人。因圣驾御楼观灯已毕，先同着一般的中贵四五人前去宫中排宴，不想遇着南陔叫喊，抱在轿中，进了大内。中大人分付从人，领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内，与他果品吃着，被卧温着。恐防吓了他，叮嘱又叮嘱。内监心性喜欢小的，自然如此。

次早，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，叩头跪禀道：“好教万岁爷得知，奴婢等昨晚随侍赏灯回来，在东华门外拾得一个失落的孩子，领进宫来，此乃万岁爷得子之兆，奴婢等不胜喜欢，未知是谁家之子，未请圣旨，不敢擅便，特此启奏。”神宗此时前星未耀，正急的是生子一事。见说拾得一个孩子，也道是宜男之祥。喜动天颜，叫快宣来见。中大人领旨，急到入直房内，抱了南陔。先对他说：“圣旨宣召，如今要

见驾哩，你不要惊怕！”南陔见说见驾，晓得是见皇帝了，不慌不忙，在袖中取出珠帽来，一似昨日带了，随了中大人，竟来见神宗皇帝。娃子家虽不曾学着什么嵩呼拜舞之礼，却也擎拳曲腿，一拜两拜的叩头稽首，喜得个神宗跌脚欢忭，御口问道：“小孩子，你是谁人之子？可晓得姓甚么？”南陔凛然起答道：“儿姓王，乃臣韶之幼子也。”神宗见他说出话来，声音清朗，且语言有体，大加惊异。又问道：“你缘何得到此处？”南陔道：“只因昨夜元宵举家观灯，瞻仰圣容，嚷乱之中，被贼人偷驮背上前走。偶见内家车乘，只得叫呼求救。贼人走脱，臣随中贵大人一同到此，得见天颜，实出万幸！”神宗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南陔道：“臣五岁了。”神宗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便能如此应对，王韶可谓有子矣。昨夜失去，不知举家何等惊惶，朕今即要送还汝父，只可惜没查处那个贼人。”南陔对道：“陛下要查此贼，一发不难。”神宗惊喜道：“你有什么见可以得贼？”南陔道：“臣被贼人驮走，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，便把头带的珠帽除下藏好。那珠帽之顶，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戴其上，以厌不祥。臣比时在他背上，想贼人无可记认，就于除帽之时将针线取下，密把他衣领缝线一道，插针在衣内，以为暗号。今陛下令人密查，若衣领有此针线者，即是昨夜之贼，有何难见？”神宗大惊道：“奇哉此儿！一点年纪，有如此大见识！朕若不得贼，孩子不如矣！待朕擒治了此贼，方送汝回去。”又对近侍夸称道：“如此奇异儿子，不可令宫闱中人不见一见。”传旨急宣钦圣皇后见驾。

穿宫人传将旨意进宫，宣得钦圣皇后到来。山呼行礼已毕，神宗对钦圣道：“外厢有个好儿子，卿可暂留宫中，替朕看养他几日，做个得子的谶兆。”钦圣虽然遵旨谢恩，不知甚么事由，心中有些犹豫不决。神宗道：“要知详细，领此儿到宫中间他，他自会说明白。”钦圣得旨，领了南陔自往宫中去。神宗一面写下密旨，差个中大人赍到开封府，是长是短的，从分付了大尹，立限捕贼以闻。

开封府大尹奉得密旨，非比寻常访贼的事，怎取时刻急缓？即唤过当日缉捕使臣何观察，分付道：“今日奉到密旨，限你三日内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伙人。”观察禀道：“无赃无证，从何缉捕？”大尹叫何观察上来附耳低言，把中大人所传衣领针线为号之说，说了一遍。何观察道：“恁地时，三日之内管取完这头公事，只是不可声扬。”大尹道：“你好干这事，此是奉旨的，非比别项盗贼，小心在意！”观察声喏而出。到得使臣房，集齐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来商量道：“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，不止一人，失事的也不止一家。偶然这一家的小儿不曾捞得去，别家得手处必多，日子不远，此辈不过在花街柳陌酒楼饭店中，庆松取乐，料必未散。虽是不知姓名、地方，有此暗记，还怕甚么？遮莫没踪影的，也要寻出来。我每几十个做公的分头体访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当下派定张三往东，李四往西。各人认路，茶坊酒肆，凡有众人团聚面生可疑之处，即便留心挨身体看，各自去讫。

元来那晚这个贼人，有名的叫做雕儿手，一起有十来个，专一趁着闹热时节人丛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。有诗为证：

昏夜贪他唾手财，全凭手快眼儿乖。

世人莫笑胡行事，譬似求人更可哀。

那一个贼人当时在王家门首，窥探踪迹，见个小衙内齐整打扮背将出来，便自上了心，一路尾着走，不离左右。到了宣德门楼下，正在挨挤喧哄之处，觑个空，便双手溜将过来，背了就走。欺他是小孩子，纵有知觉，不过惊怕啼哭之类，料无妨碍，不在心上。不提防到官轿旁边，却会叫喊“有贼”起来。一时着了忙，想道：“利害！”卸着便走。更不知背上头，暗地里又被他做工夫，留下记认了，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。后来脱去，见了同伙，团聚拢来，各出所获之物，如簪钗、金宝、珠玉、貂鼠暖耳、狐尾护颈之类，无所不有。只有此人却是空手，述其缘故，众贼道：“何不单雕了珠帽来？”此人道：“他一身衣服多有宝珠钮嵌，手足上各有钏镯。就是四五岁一个小孩子好歹也值两贯钱，怎舍得轻放了他？”众贼道：“而今孩子何在？正是贪多嚼不烂了。”此人道：“正在内家轿边叫喊起来，随从的虞候虎狼也似，好不多人在那里，不兜住身子便算天大侥幸，还望财物哩！”众贼道：“果是利害，而今幸得无事，弟兄们且打平伙，吃酒压惊去。”于是一日轮一个做主人，只拣隐僻酒务，便去畅饮。

是日，正在玉津园旁边一个酒务里头欢呼畅饮，一个做公的，叫做李云，偶然在外经过。听得猜拳豁指呼红喝六之声，他是有心的，便趑进门来一看。见这些人举止气象，心下有十分瞧科。走去坐了一个

独副座头，叫声：“买酒饭吃。”店小二先将盞箸安顿去了。他便站将起来，背着手踱来踱去，侧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觑将去，内中一个果然衣领上挂着一寸来长短彩线头。李云晓得着手了，叫店家：“且慢慢酒，我去街上邀着个客人一同来吃。”忙走出门，口中打个胡哨，便有七八个做公的走将拢来，问道：“李大，有影响么？”李云把手指着店内道：“正在这里头，已看的实了。我们几个守着这里，把一个走去，再叫集十来个弟兄，一同下手。”内中一个会走的飞也似去，又叫了十来个做公的来了。发声喊，望酒务里打进去，叫道：“奉圣旨拿元宵夜贼人一伙！店家协力，不得放走了人！”店家听得“圣旨”二字，晓得利害，急集小二、火工、后生人等，执了器械出来帮助，十来个贼，不曾走了一个，多被捆倒。正是：日间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不吃惊。

大凡做贼的见了做公的，就是老鼠遇了猫儿，见形便伏；做公的见了做贼的，就是仙鹤遇了蛇洞，闻气即知。所以这两项人每每私自相通，时常要些孝顺，叫做“打业钱”。若是捉破了贼，不是什么要紧公事，得些利市，便放松了。而今是钦限要人的事，衣领上针线斗着海底眼，如何容得宽展？当下捆住，先剥了这一人的衣服。众贼虽是口里还强，却个个肉颤身摇，面如土色。身畔一搜，各有零赃。一直里押到开封府来，报知大尹。

大尹升堂，验着衣领针线是实，明知冤枉，喝教：“用起刑来！”令招实情。捆扒吊拷，备受苦楚，这些顽皮赖肉只不肯招。大尹即将衣领针线问道：“你身上何得有此？”贼人不知事端，信口支吾。大尹笑道：“如此剧贼，却被小孩子算破了，岂非天理昭彰！你可记得元宵夜内家轿边叫救人的孩子么？你身上已有了暗记，还要抵赖到哪里去？”贼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，对口无言，只得招出实话来。乃是积年累岁遇着节令盛时，即使四出剽窃，以及平时略贩子女，伤害性命，罪状山积，难以枚举，从不败露。岂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后，卒然被擒。却被小子暗算，惊动天听，以致有此。莫非天数该败，一死难逃！大尹责了口词，叠成文卷，大尹却记起旧年元宵真珠姬一案，现捕未获的那一件事来。你道又是甚事？看官，且放下这头，听小子说那一头。

也只因宣德门张灯，王侯贵戚女眷多设帷幕在门外两庑，日间先在那里等候观看。其时有一个宗王家在东首，有个女儿名唤真珠，因赵姓天潢之族，人都称他真珠族姬。年十七岁，未曾许嫁人家，颜色明艳，服饰鲜丽，耀人眼目。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。姨娘晓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观灯，叫个丫鬟走来相邀一会，上复道：“若肯来，当差兜轿来迎。”真珠姬听罢，不胜之喜，便对母亲道：“儿正要见见姨娘，恰好他来相请，是必要去。”夫人亦欣然许允。打发丫鬟先去回话，专候轿来相迎。过不多时，只见一乘兜轿打从西边来到帷前。真珠姬孩子心性，巴不得就到那边顽耍，叫养娘们问得是来接的，分付从人随后来，自己不耐烦等待，慌忙先自上轿去了。才去得一会，先前来的丫鬟又领了一乘兜轿来到，说到：“立等真珠姬相会，快请上轿。”王府里家人道：“真珠姬方才先随轿去了，如何又来迎接？”丫鬟道：“只是我同这乘轿来，那里又有什么轿先到？”家人们晓得有些跷蹊了，大家忙乱起来。闻之宗王，着人到西边去看，眼见得决不在那里的了。急急分付虞候祗从人等四下找寻，并无影响。急具事状，告到开封府。府中晓得是王府里事，不敢怠慢，遣缉捕使臣挨查踪迹。王府里自出赏揭，报信者二千贯，竟无下落，不题。

且说真珠姬自上了轿后，但见轿夫四足齐举，其行如飞。真珠姬心里道：“是顷刻就到的路，何须得如此慌走？”却也道是轿夫脚步惯了的，不以为意。及至抬眼看时，倏忽转弯，不是正路，渐渐走到狭巷里来。轿夫们脚高步低，越走越黑。心里正有些疑惑，忽然轿住了，轿夫多走了去，不见有人相接，只得自己掀帘走出轿来。定睛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是一所古庙，旁边鬼卒十余个各持兵杖夹立。中间坐着一位神道，面阔尺余，须髯满颊，目光如炬，肩臂摇动，象个活的一般。真珠姬心慌，不免下拜。神道开口大言道：“你休得惊怕！我与汝有夙缘，故使神力摄你至此。”真珠姬见神道说出话来，愈加惊怕，放声啼哭起来。旁边两个鬼卒走来扶着，神道说：“快取压惊酒来。”旁边又一鬼卒斟着一杯热酒，向真珠姬口边奉来。真珠姬欲待推拒，又怀惧怕，勉强将口接着，被他一灌而尽。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转，不知人事，倒在地下。神道走下座来，笑道：“着了手也！”旁边鬼卒多攒将拢来，同神道各卸了装束，除下面具。元来个个多是活人，乃一伙剧贼装成的。将蒙汗药灌倒了真珠姬，抬到后面去。后面走将一个婆子出来，扶去

放在床上睡着。众贼汉乘他昏迷，次第奸淫。可怜金枝玉叶之人，零落在狗党狐群之手。奸淫已毕，分付婆子看好。各自散去，别做歹事了。

真珠姬睡至天明，看看苏醒；睁眼看时，不知是那里，但见一个婆子在旁边坐着。真珠姬自觉阴户疼痛，把手摸时，周围虚肿，明知着了人手，问婆子道：“此是何处？将我送在这里！”婆子道：“夜间众奸汉每送将小娘子来的，不必心焦，管取你就落好处便了。”真珠姬道：“我是宗王府中闺女，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乱做！”婆子道：“而今说不得王府不王府了。老身见你是金枝玉叶，须不把你作贱。”真珠姬也不晓得他的说话因由，侮着眼只是啼哭。元来这婆子是个牙婆，专一走大人家雇卖人口的。这伙剧贼掠得人口，便来投他家下，留下几晚，就有头主来成了去的。那时留了真珠姬，好言温慰得熟分。刚两三日，只见一日一乘轿来抬了去，已将他卖与城外一个富家为妾了。

主翁成婚后，云雨之时，心里晓得不是处子，却见他美色，甚是喜欢，不以为意，更不曾提起问他来历。真珠姬也深怀羞愤，不敢轻易自言。怎当得那家姬妾颇多，见一人宠，尽生嫉妒之心，说他来历不明，多管是在家犯奸被逐出来的奴婢，日日在主翁耳边边激聒。主翁听得不耐烦，偶然问其来处。真珠姬揆着心中事，大声啼泣，诉出事由来，方知是宗王之女，被人掠卖至此。主翁多曾看见榜文赏帖的，老大吃惊，恐怕事发连累，急忙叫人寻取原媒牙婆，已自不知去向了。主翁寻思道：“此等奸徒，此处不败，另处必露，到得根究起来，现赃在我家，须藏不过，可不是天大利害？况且王府女眷，不是取笑，必有寻着根底的日子。别人做了歹事，把个愁布袋丢在这里，替他顶死不成？”心生一计，叫两个家人家里抬出一顶破竹轿来装好了，请出真珠姬来。主翁纳头便拜道：“一向有眼不识贵人，多有唐突，却是辱莫了贵人，多是歹人做的事，小可并不知道。今情愿折了身价，白送贵人还府，只望高抬贵手，凡事遮盖，不要牵累小可则个。”真珠姬见说送他还家，就如听得一封九重恩赦到来，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，见他小心陪礼，好生过意不去，回言道：“只要见了我父母，决不题起你姓名罢了。”

主翁请真珠姬上了轿，两个家人抬了飞走，真珠姬也不及分别一声。慌忙走了五七里路，一抬抬到荒野之中，抬轿的放下竹轿，抽身便走，一道烟去了。真珠姬在轿中探头出看，只见静悄无人。走出轿来，前后一看，连两个抬轿的踪影不见，慌张起来道：“我直如此命蹇！如何不明不白抛我在此？万一又遇歹人，如何是好？”没做理会处，只得仍旧进轿坐了，放声大哭起来，乱喊乱叫，将身子在轿内撞撞不已，头发多撞得蓬松。

此时正是春三月天道，时常有郊外踏青的。有人看见空旷之中，一乘竹轿内有人大哭，不胜骇异，渐渐走将拢来。起初止是一两个人。后来簌簌般围将转来，你问我，你问我。真珠姬慌慌张张，没口得分，一发说不出一句明白话来。内中有老成人，摇手叫四旁人莫嚷，朗声问道：“娘子是何家宅眷？因甚独自歇轿在此？”真珠姬方才噙了眼泪，说得话出来道：“奴是王府中族姬，被歹人拐来在此的，有人报知府中，定当重赏。”当时王府中赏帖，开封府榜文，谁不知道？真珠姬话才出口，早已有请功的飞也似去报了。

须臾之间，王府中干办虞候走了偌多人来认看，果然破轿之内坐着的是真珠族姬。慌忙打轿来换了，抬归府中。父母与合家人等看见头鬓鬋乱，满面泪痕，抱着大哭。真珠姬一发乱撞乱撞，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直等哭得尽情了，方才把前时失去今日归来的事端，一五一十告诉了一遍。宗王道：“可晓得那讨你的是那一家？便好挨查。”真珠姬心里还护着那主翁，回言道：“人家便认得，却是不晓得姓名，也不晓得地方，又来得路远了，不记起在那一边。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，多是歹人所为。”宗王心里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恐女儿许不得人家，只得含忍过了，不去声张下老实根究。只暗地嘱咐开封府，留心访贼罢了。

隔了一年，又是元宵之夜，弄出王家这件案来。其时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贼，记得王府中的事，也拿来问问看，果然即是这伙人。大尹咬牙切齿，拍案大骂道：“这些贼男女，死有余辜！”喝交加力行杖，各打了六十讯棍，押下死囚牢中，奏请明晰发落，奏内大略云：“群盗元夕所为，止于肢骸；居恒所犯，尽属推埋。似此枭獍之徒，岂容鞞毂之下！合行骈戮，以靖邦畿。”神宗皇帝见奏，晓得开封府尽获盗犯，笑道：“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。”龙颜大喜，批准奏章，着会官即时处决，又命开封府再录狱词一通来看。开封府

钦此钦遵，处斩众盗已毕，一面回奏，复将前后犯由狱词详细录上。神宗得奏，即将狱词笼在袍袖之中，含笑回宫。

且说正宫钦圣皇后，那日亲奉圣谕，赐与外厢小儿鞠养，以为得子之兆，当下谢恩领回宫中来。试问他来历备细，那小孩子应答如流，语言清朗。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经过，可知道不怕面生，就象自家屋里一般，嘻笑自若。喜得个钦圣心花也开了，将来抱在膝上，宝器心肝的不住的叫。命宫娥取过梳妆匣来，替他掠发整容，调脂画额，一发打扮得齐整。合宫妃嫔闻得钦圣宫中御赐一个小儿，尽皆来到宫中，一来称贺娘娘，二来观看小儿。盖因小儿是宫中所不曾有的，实觉稀罕。及至见了，又是一个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魔合罗般一个能言能语，百问百答，你道有不快活的么？妃嫔每要奉承娘娘，亦且喜欢孩子，争先将出宝玩、金珠、钏镯等类来做见面钱，多塞在他小袖子里。袖子里盛满了着不得，钦圣命一个老内人逐一替他收好了。又叫领了他到各宫朝见顽耍。各自以为盛事，你强我赛，又多各有赏赐，宫中好不喜欢热闹。

如是十来日，正在喧哄之际，忽然驾幸钦圣宫，宣召前日孩子。钦圣当下率领南该朝见已毕，神宗问钦圣道：“小孩子莫惊怕否？”钦圣道：“蒙圣恩敕令暂鞠此儿，此儿聪慧非凡，虽居禁地，毫不改度，老成人不过如此。实乃陛下洪福齐天，国家有此等神童出世，臣妾不胜欣幸！”神宗道：“好教卿等知道，只那夜做歹事的人，尽被开封府所获，则为衣领上针线暗记，不到得走了一个。此儿可谓有智极矣！今贼人尽行斩讫，怕他家里不知道，在家忙乱，今日好好送还他去。”钦圣与南该各叩首谢恩。当下传旨：敕令前日抱进宫的那个中大人护送归第，御赐金犀一麓，与他压惊。

中大人得旨，就御前抱了南该，辞了钦圣，一路出宫。钦圣尚兀自好些不割舍他，梯己自有赏赐，与同前日各宫所赠之物总贮一筐，令人一同交付与中大人收好，送到他家。中大人出了宫门，传命辆起楼车，赍了圣旨，就抱南该坐在怀里了，径望王家而来。

去时蓦地偷将去，来日从天降下来。

孩抱何嫌亲见帝？恍疑鬼使与神差。

话说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内，合家里外大小没一个不忧愁思虑，哭哭啼啼，只有襄敏毫不在意，竟不令人追寻。虽然夫人与同管家的分付众家人各处探访，却也并无一些影响。人人懊恼，没个是处。忽然此日朝门上飞报将来，有中大人亲赍圣旨到第开读。襄敏不知事端，分付忙排香案迎接，自己冠绅袍笏，俯伏听旨。只见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，下楼车来。家人上前来争看，认得是小衙内，到吃了一惊。不觉大家手舞足蹈，禁不得喜欢。中大人喝道：“且听宣圣旨！”高声宣道：“卿元宵失子，乃朕获之，今却还乡。特赐压惊物一麓，奖其幼志，钦哉！”

中大人宣毕，襄敏拜舞谢恩已了，请过圣旨，与中大人叙礼，分宾主坐定。中大人笑道：“老先儿，好个乖令郎！”襄敏正要问起根由，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书出来，说道：“老先儿要知令郎去来事端，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。”襄敏接过头来一看，乃开封府获盗狱词也。襄敏从头看去，见是密诏开封捕获，便道：“乳臭小儿，如此惊动天听，又烦圣虑获贼，直教老臣粉身碎骨，难报圣恩万一！”中大人笑道：“这贼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，不烦一毫圣虑，所以为妙。”南该当时就口里说那夜怎的长怎的短，怎的见皇帝，怎的拜皇后，明明朗朗，诉个不住口。先前合家人听见圣旨到时，已攒在中门口观看，及见南该出车来，大家惊喜，只是不知头脑，直待听见南该备细述此一遍，心下方才明白，尽多赞叹他乖巧之极。方信襄敏不在心上，不肯追求，道是他自家会归来的，真有关见之明也。

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，中大人就将圣上钦赏压惊金犀，及钦圣与各宫所赐之物，陈设起来。真是珠宝盈庭，光采夺目，所直不啻巨万。中大人摩着南该的头道：“哥，勾你买果儿吃了。”襄敏又叩首对阙谢恩。方命馆客写下谢表，先附中大人陈奏。等来日早朝面圣，再行率领小子谢恩。中大人道：“令郎哥儿是咱家遇着携见圣人的，咱家也有个薄礼儿，做个纪念。”将出元宝二个、彩段八表里来。襄敏再三推辞不得，只得收了，另备厚礼答谢过中大人，中大人上车，回复圣旨去了。

襄敏送了回来，合家欢庆。襄敏公道：“我说你们不要忙，我十三必能自归。今非但归来，且得了许多恩赐，又已拿了贼人，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张来，可见我不着急的是么？”合家各各称服。后来南该取名

王案,政和年间大有文声,功名显达。只看他小时举动如此,已占大就矣。

小时了了大时佳,五岁孩童已足夸。

计缚剧徒如反掌,直教天子送还家。

卷之六

李将军错任舅 刘氏女诡从夫

诗云:

在天愿为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限期。

这四句乃是白乐天《长恨歌》中之语。当日只为唐明皇与杨贵妃七月七日之夜,在长生殿前对天发了私愿:愿生生世世得为夫妇。后来马嵬之难,杨贵妃自缢,明皇心中不舍,命鸿都道士求其魂魄。道士凝神御气,见之玉真仙宫,道是因为长生殿前私愿,还要复降人间,与明皇做来生的夫妇。所以白乐天述其事,做一篇《长恨歌》,有此四句。盖谓世间惟有愿得成双的,随你天荒地老,此情到底不泯也。

小子而今先说一个不愿成双的古怪事,做个得胜头回。宋时唐州比阳,有个富人王八郎,在江淮做大商,与一个娼伎往来得密。相与日久,胜似夫妻。每要取他回家,家中先已有妻子,甚是不得意。既有娶娼之意,归家见了旧妻时,一发觉得厌憎,只管寻是寻非,要赶逐妻子出去。那妻子是个乖巧的,见不是头,也就怀着二心,无心恋着夫家。欲待要去,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积攒得些私房,未好便轻易走动。其时身畔有一女儿,年止数岁,把他做了由头,婉辞哄那丈夫道:“我嫁你已多年了,女儿又小,你赶我出去,叫我那里去好?我决不走路的。”口里如此说,却日日打点出去的计较。

后来王生竟到淮上带了娼妇回来,且未到家,在近巷另赁一所房子,与他一同住下。妻子知道,一发坚意要去了。把家中细软尽情藏过,狼狽家伙什物多将来卖掉。等得王生归来,家里椅桌多不完全,箸长碗短,全不似人家模样。访知尽是妻子败坏了,一时发怒道:“我此番决留你不得了,今日定要决绝!”妻子也奋然攘臂道:“我晓得到底容不得我,只是要我去,我也要去得明白。我与你当官休去!”当下扭住了王生双袖。一直嚷到县堂上来。知县问着备细,乃是夫妻两人彼此愿离,各无系恋。取了词,画了手模,依他断离了。家事对半分,各自度日。妻若再嫁,追产还夫。所生一女,两下争要。妻子诉道:“丈夫薄幸,宠娼弃妻,若留女儿与他,日后也要流落为娼了。”知县道他说得是,把女儿断与妻子领去。各无词说,出了县门,自此两人各自分手。

王生自去接了娼妇,到家同住。妻子与女儿另在别村去买一所房子住了,买些瓶罐之类,摆在门前,做些小经纪。他手里本自有钱,恐怕丈夫他日还有别是非,故意妆这个模样。一日,王生偶从那里经过,恰好妻子在那里搬运这些瓶罐,王生还有些旧情不忍,好言对他道:“这些东西能进得多少利息,何不别做些什么生意?”其妻大怒,赶着骂道:“我与你决绝过了,便同路人。要你管我怎的!来调甚么喉咙?”王生老大没趣,走了回来,自此再不相问了。

三言二拍

二刻拍案惊奇

过了几时，其女及笄，嫁了方城田家。其妻方将囊中蓄积搬将出来，尽数与了女婿，约有十来万贯，皆在王家时瞒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。可见王生固然薄幸有外好，其妻原也不是同心的了。

后来王生客死淮南，其妻在女家亦死。既已殒殁，将要埋葬，女儿道：“生前与父不合，而今既同死了，该合做了一处，也是我女儿每孝心。”便叫人去淮南迎了丧柩归来，重复开棺，一同母尸，各加洗涤，换了衣服，两尸同卧在一榻之上，等天明时辰到了，下了棺，同去安葬。安顿好了，过了一会，女儿走来看，吃了一惊。两尸先前同是仰卧的，今却东西相背，各向了一边。叫聚合家人多来看着，尽都骇异。有的道：“眼见得生前不合，死后还如此相背。”有的道：“偶然那个移动了，那里有死尸会掉转来的？”女儿啼啼哭哭，叫爹叫娘，仍旧把来仰卧好了，到得明日下棺之时，动手起尸，两个尸骸仍旧多是侧眠着，两背相向的，方晓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。女儿不忍，毕竟将来同葬了，要知他们阴中也未必相安的。此是夫妇不愿成双的榜样，比似那生生世世愿为夫妇的差了多少！

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，死后精灵还归一处，到底不磨灭的话本。可见世间的夫妇，原自有这般情种。有诗为证：

生前不得同衾枕，死后图他共穴藏。

信是世间情不泯，韩凭冢上有鸳鸯。

这个话本，在元顺帝至元年间，淮南有个民家姓刘，生有一女，名唤翠翠。生来聪明异常，见字便认，五六岁时便能诵读诗书。父母见他如此，商量索性送他到学堂去，等他多读些在肚里，做个不带冠的秀才。邻近有个义学，请着个老学究，有好些生童在里头从他读书，刘老也把女儿送去入学。学堂中有个金家儿子，叫名金定，生来俊雅，又兼赋性聪明。与翠翠一男一女，算是这一堂中出色的了，况又是同年生的，学堂中诸生多取笑他道：“你们两个一般的聪明，又是一般的年纪，后来毕竟是一对夫妻。”金定与翠翠虽然口里不说，心里也暗地有些自认，两下相爱。金生曾做一首诗赠与翠翠，以见相慕之意。诗云：

十二栏杆七宝台，春风到处艳阳开。

东园桃树西园柳，何不移来一处栽？

翠翠也依韵和一首答他，诗云：

平生有恨祝英台，怀抱何为不肯开？

我愿东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树向阳栽。

在学堂一年有余，翠翠过目成诵，读过了好些书。已后年已渐长，不到学堂中来了。十六岁时，父母要将他许聘人家，翠翠但闻得有人议亲，便关了房门，只是啼哭，连粥饭多不肯吃了。父母初时不在心上，后来见每次如此，心中晓得有些尴尬。仔细问他，只不肯说。再三委曲盘问，许他说了出来，必定依他，翠翠然后说道：“西家金定，与我同年，前日同学堂读书时，心里已许下了他。今若不依我，我只是死了，决不去嫁别人的！”父母听罢，想道：“金家儿子虽然聪明俊秀，却是家道贫穷，岂是我家当门对户？”然见女儿说话坚决，动不动哭个不住，又不肯饮食，恐怕违逆了他，万一做出事来。只得许他道：“你心里既然如此，却也不难，我着媒人替你说去。”刘老寻将一个媒妈来，对他说女儿翠翠要许西边金家定哥的话。媒妈道：“金家贫穷，怎对得宅上起？”刘妈道：“我家翠小娘与他家定哥同年，又曾同学，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，故此要许他。”媒妈道：“只怕宅上嫌贫不肯，既然肯许，却有何难？老媳妇一说便成。”

媒妈领命，竟到金家来说亲，金家父母见说了，惭愧不敢当，回复媒妈道：“我家甚么家当，敢去扳他？”媒妈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刘家翠翠小娘心里一定要嫁小官人，几番啼哭不食，别家来说的，多回绝了。难得他父母见女儿立志如此，已许下他，肯与你家小官人了。今你家若把贫来推辞，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缘，亦且辜负那小娘子这一片志诚好心。”金老夫妻道：“据着我定哥才貌，也配得他翠小娘过，只是家下委实贫难，那里下得起聘定？所以容易应承不得。”媒妈道：“应承由不得不应承，只好把说话放婉曲些。”金老夫妻道：“怎的婉曲？”媒妈道：“而今我替你传去，只说道寒家有子，颇知诗书，贵宅见谕，万分盛情，敢不从命？但寒家起自蓬蒿，一向贫薄自甘，若要取必聘问婚娶诸仪，力不能办，是必见亮，毫不责备，方好应承。如此说去，他家晓得你每下礼不起的，却又违女儿意思不得，必然是件将就了。”金老夫妻大喜道：“多承指教，有劳周全则个。”

· 小 ·

媒妈果然把这番话到刘家来复命，刘家父母爱女过甚，心下只要成事，见媒妈说了金家自揣家贫，不能下礼，便道：“自古道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。我家只要许得女婿好，那在财礼？但是一件，他家既然不足，我女到他家里，只怕难过日子，除非招入我每家里做个赘婿，这才使得。”媒妈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说。这是倒在金家怀里去做的事，金家有何推托？千欢万喜，应允不迭。遂凭着刘家拣个好日，把金定招将过去。凡是一应币帛羊酒之类，多是女家自备了过来。从来有这话的：人舍女婿只带着一张卵袋走。金家果然不费分毫，竟成了亲事。只因刘翠翠坚意看上了金定，父母拗他不得，只得曲意相从了。

当日过门交拜，夫妻相见，两下里各称心怀。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词，赠与金生道：

曾向书斋同笔砚，故人今做新人。洞房花烛十分春。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尘。殢雨尤云浑未惯，枕边眉黛羞颜。轻怜痛惜莫辞频。愿郎从此始，日近日相亲。

——寄调《临江仙》

金生也依韵和一阙道：

记得书斋同笔砚，新人不是他人。扁舟来访武陵春。仙居邻紫府，人世隔红尘。誓海盟山心已许，几番浅笑深颦。向人犹自语频频。意中无别意，亲后有谁亲？

——调同前

两人相得之乐，真如翡翠之在丹霄，鸳鸯之游碧沼，无以过也。谁料乐极悲来，快活不上一年，撞着元政失纲，四方盗起。盐徒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，沿海一带郡县尽为所陷。部下有个李将军，领兵为先锋，到处民间掳掠美色女子。兵至淮安，闻说刘翠翠之名，率领一队家丁打进门来，看得中意，劫了就走。此时合家只好自顾性命，抱头鼠窜，那个敢向前争得一句？眼睁睁看他拥着去了。金定哭得个死而复生，欲待跟着军兵踪迹寻访他去，争奈元将官兵，北来征讨，两下争持，干戈不息，路断行人。恐怕没来由走去，撞在乱兵之手死了，也没说处，只得忍酸含苦，过了日子。

至正末年，张士诚气概弄得大了，自江南江北、三吴两浙直拓至两广益州，尽归掌握。元朝不能征剿，只得定义招抚。士诚原没有统一之志，只此局面已自满足，也要休兵。因遂通款元朝，奉其正朔，封为王爵，各守封疆。民间始得安静，道路方可通行。

金生思念翠翠，时刻不能去心。看见路上好走，便要出去寻访，收拾了几两盘缠，结束了一个包裹，来别了自家父母，对丈人、丈母道：“此行必要访着妻子踪迹，若不得见，誓不还家了。”痛哭而去。路由扬州过了长江，进了润州，风浪水宿，夜住晓行，来到平江。听得路上人说，李将军见在绍兴守御，急忙赶到临安，过了钱塘江，趁着西兴夜船到得绍兴。去问人时，李将军已调在安丰去屯兵了。又不辞辛苦，问到安丰。安丰人说：“早来两日，也还在此，而今回湖州驻扎，才起身去的。”金生道：“只怕到湖州时，又要到别处去。”安丰人道：“湖州是驻扎地方，不到别处去了。”金生道：“这等，便远在天边，也赶得着。”于是一路向湖州来。

算来金生东奔西走，脚下不知有万千里路跑过来。在路上也过了好两个年头，不能勾见妻子一见，却是此心再不放懈，于路没了盘缠，只得乞丐度日，没有房钱，只得草眠露宿。真正心坚铁石，万死不辞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湖州。去访问时，果然有个李将军开府在那里。那将军是张王得力之人，贵重用事，势焰赫奕。走到他门前去看时，好不威严。但见：

门墙新彩，戟森严。兽面铜环，并街而宛转；彪形铁汉，对峙以巍峨。门阑上贴着两片不写字的桃符，坐墩边列着一双不吃食的狮子。虽非天上神仙府，自是人间富贵家。

金生到了门首，站立了一回，不敢进去，又不好开言。只是舒头探脑，望里边一望，又退了两步，踌躇不决。

正在没些起倒之际，只见一个管门的老苍头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你这秀才有什么事干？在这门前探头探脑的，莫不是奸细么？将军知道了，不是要处。”金生对他唱个喏道：“老丈拜揖。”老苍头回了半揖道：“有什么话？”金生道：“小生是淮安人氏，前日乱离时节，有一妹子失去，闻得在贵府中，所以不远千里寻访到这个所在，意欲求见一面未知确信，要寻个人问一问，且喜得遇老丈。”苍头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你妹子叫甚么？多少年纪？说得明白，我好替你查将出来，回复你。”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，只说着妻子的姓道：

· 说 ·

五六一

“小生姓刘，名唤金定。妹子叫名翠翠，识字通书，失去时节，年方十七岁，算到今年，该有二十四岁了。”老苍头点点头道：“是呀，是呀。我府中果有一个小娘子姓刘，是淮安人，今年二十四岁，识得字，做得诗，且是做人乖巧周全。我本官专房之宠，不比其他。你的说话，不差，不差！依说是你妹子，你是舅爷了。你且在门房里坐一坐，我去报与将军知道。”苍头急急忙忙奔了进去，金生在门房等着回话不题。

且说刘翠翠自那年掳去，初见李将军之时，先也哭哭啼啼，寻死觅活，不肯随顺，李将军吓他道：“随顺了，不去难为你合家老小；若不随顺，将他家寸草不留！”翠翠惟恐累及父母与丈夫家里，只能勉强依从。李将军见他聪明伶俐，知书晓事，爱得他如珠似玉一般，十分抬举，百顺千随。翠翠虽是支陪笑语，却是无刻不思念丈夫，没有快活的日子。心里痴想：“缘分不断，或者还有时节相会。”争奈日复一日，随着李将军东征西战，没个定踪，不觉已是六七年了。

此日李将军见老苍头来禀，说有他的哥哥刘金定在外边求见。李将军问翠翠道：“你家里有个哥哥么？”翠翠心里想道：“我那得有甚么哥哥来？多管是丈夫寻到此间，不好说破，故此托名。”遂转口道：“是有个哥哥，多年隔别了，不知是也不是，且问他甚么名字，才晓得。”李将军道：“管门的说是甚么刘金定。”翠翠听得金定二字，心下痛如刀割，晓得是丈夫冒了刘姓来访问的了，说道：“这果然是我哥哥，我要见他。”李将军道：“待我先出去见过了，然后来唤你。”将军分付苍头：“去请那刘秀才进来。”

苍头承命出来，领了金生进去。李将军武夫出身，妄自尊大，走到厅上，居中坐下，金生只得向上再拜。将军受了礼，问道：“秀才何来？”金生道：“金定姓刘，淮安人氏，先年乱离之中，有个妹子失散，闻得在将军府中，特自本乡到此，叩求一见。”将军见他仪度斯文，出言有序，喜动颜色道：“舅舅请起。你令妹无恙，即当出来相见。”旁边站着一个童儿，叫名小竖，就叫他进去传命道：“刘官人特自乡中远来，叫翠娘可快出来相见！”起初翠翠见了，正在心痒难熬之际，听得外面有请，恨不得两步做一步移了，急趋出厅中来。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丈夫金定，碍着将军眼睁睁在上面，不好上前相认，只得将错就错，认了妹子，叫声哥哥，以兄妹之礼在厅前相见。看官听说，若是此时说话的在傍边，一把把那将军扯了开来，让他每讲一程话，叙一程阔，岂不是凑趣的事？争奈将军不做美，好像个监场的御史，一眼不煞坐在那里。金生与翠翠虽然夫妻相见，说不得一句私房话，只好问问父母安否？彼此心照，眼泪从肚里落下罢了。

昔为同林鸟，今作分飞燕。

相见难为情，不如不相见。

又昔日乐昌公主在杨越公处见了徐德言，做一首诗道：

今日何迁次，新官对旧官。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难。

今日翠翠这个光景，颇有些相似。然乐昌与徐德言，杨越公晓得是夫妻的，此处金生与翠翠只认做兄妹，一发要遮遮掩掩，恐怕识破，意思更难堪也。还亏得李将军是武夫粗卤，看不出机关，毫没甚么疑心，只道是当真的哥子，便认做舅舅，亲情的念头重起来，对金生道：“舅舅既是远来，道途跋涉，心力劳困，可在我门下安息几时，我还要替舅舅计较。”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来与舅舅穿了，换下身上尘污的旧衣。又令打扫西首一间小书房，安设床帐被席，是件整备，请金生在里头歇宿。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，寻出机会与妻子相通，今见他如此认帐，正中心怀，欣然就书房里宿了。只是心里想着妻子就在里面，好生难过。

过了一夜，明早起来，小竖来报道：“将军请秀才厅上讲话。”将军相见已毕，问道：“令妹能认字，舅舅可通文墨么？”金生道：“小生在乡中以儒为业，那诗书是本等，就是经史百家，也多涉猎过的，有甚么不晓得的勾当？”将军喜道：“不瞒舅舅说，我自小失学，遭遇乱世，靠着长枪大戟挣到此地位。幸得吾王宠任，趋附我的尽多。日逐宾客盈门，没个人替我接待，往来书札堆满，没个人替我裁答，我好些不耐烦。今幸得舅舅到此，既然知书达礼，就在我门下做个记室，我也便当了好些。况关至亲，料舅舅必不弃嫌的，舅舅心下何如？”金生是要在里头的，答道：“只怕小生才能浅薄，不称将军任使，岂敢推辞？”将军见说，大喜。连忙在里头去取出十来封书启来，交与金生，道：“就烦舅舅替我看详里面意思，回他一回。我正为这些难处，而今却好了。”金生拿到书房里去，从头至尾，逐封逐封备审来意，一一回答停当，将稿来与将

军看。将军就叫金生读一遍，就带些解说在里头。听罢，将军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句句象我肚里要说的话。好舅舅，是天送来帮我的了！”从此一发看待得甚厚。

金生是个聪明的人，在他门下，知高识低，温和待人，自内至外没一个不喜欢他的。他又愈加谨慎，说话也不敢声高。将军面前只有说他好处的，将军得意，自不必说。却是金生主意只要安得身牢，寻个空便，见见妻子，剖诉苦情。亦且妻子随着别人已经多年，不知他心腹怎么样了，也要与他说不倒。谁想自厅前一见之后，再不能勾相会。欲要与将军说那要见的意，又恐怕生出疑心来，反为不美。私下要用些计较，通个消息，怎当得闺阁深邃，内外隔绝，再不得一个便处。日挨一日，不觉已是几个月了。

时值交秋天气，面风夜起，白露为霜。独处空房，感叹伤悲，终夕不寐。思量妻子翠翠，这个时节绣围锦帐，同人卧起，有甚不快活处？不知心里还记念着我否？怎知我如此冷落孤凄，时刻难过？乃将心事作成一首诗道：

好花移入玉栏干，春色无缘得再看。
乐处岂知愁处苦，别时虽易见时难。
何年塞上重归马，此夜庭中独舞鸾。
雾阁云窗深几许，可怜辜负月团团。

诗成，写在一张笺纸上了，要寄进去与翠翠看，等他知其心事，但恐怕泄漏了风声，生出一个计较来，把一件布袍拆开了领线，将诗藏在领内了，外边仍旧缝好。叫那书房中伏侍的小竖来，说道：“天气冷了，我身上单薄，这件布袍垢秽不堪，你替我拿到里头去，交付我家妹子，叫他拆洗一拆洗，补一补，好拿来与我穿。”再把出百来个钱与他道：“我央你走走，与你这钱买果儿吃。”小竖见了钱，千欢万喜，有甚么推托？拿了布袍一径到里头去，交与翠翠道：“外边刘官人叫拿进来，付与翠娘整理的。”翠娘晓得是丈夫寄进来的，必有缘故，叫他放下了，过一日来拿。小竖自去了。

翠翠把布袍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想道：“是丈夫着身的衣服，我多时不与他缝纫了！”眼泪索珠也似的掉将下来。又想到：“丈夫到此多时，今日特地寄衣与我，决不是为要拆洗，必有甚么机关在里面。”掩了门，把来细细拆将开来。刚拆得领头，果然一张小小字纸缝在里面，却是一首诗。翠翠将来细读，一头读，一头哽咽咽，只是流泪。读罢，哭一声道：“我的亲夫呵！你怎知我心事来？”噙着眼泪，慢慢把布袍洗补好，也做一诗缝在衣领内了，仍叫小竖拿出来，付与金生。金生接得，拆开衣领看时，果然有了回信，也是一首诗。金生拭泪读其诗道：

一自乡关动战锋，旧愁新恨几重重。
肠虽已断情难断，生不相从死亦从。
长使德言藏破镜，终教子建赋游龙。
绿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谁知也到侬！

金生读罢其诗，才晓得翠翠出于不得已，其情已见。又想他把死来相许，料道今生无有完聚的指望了！感切伤心，终日郁闷涕泣，茶饭懒进，遂成痞隔之疾。

将军也着了急，屡请医生调治，又道是心病还须心上医，你道金生这病可是医生医得好的么？看看日重一日，只待不起。里头翠翠闻知此信，心如刀刺，只得对将军说了，要到书房中来看看哥哥的病症。将军看见病势已凶，不好阻他，当下依允，翠翠才到得书房中来。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见了，可怜金生在床上一丝两气，转动不得。翠翠见了十分伤情，噙着眼泪，将手去扶他的头起来，低低唤道：“哥哥！挣扎着，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！”说罢泪如泉涌。金生听得声音，撑开双眼，见是妻子翠翠扶他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妹妹，我不济事了，难得你出来见这一面！趁你在此，我死在你手里了，也得瞑目。”便叫翠翠坐在床边，自家强抬起头来，枕在翠翠膝上，奄然而逝。

翠翠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，报与将军知道，将军也着实可怜他，又恐怕苦坏了翠翠，分付从厚殡殓。替他在道场山脚下寻得一块好平坦地面，将棺木送去安葬。翠翠又对将军说了，自家亲去送殡。直看坟茔封闭了，恸哭得几番死去叫醒，然后回来。自此精神恍惚，坐卧不宁，染成一病。李将军多方医救，翠翠心里巴不得要死，并不肯服药。展转床席，将及两月。

一日，请将军进房来，带着眼泪对他说道：“妻自从十七岁上抛家相从，已得八载。流离他乡，眼前并无亲人，止有一个哥哥，今又死了。妾痛若毕竟不起，切记我言，可将我尸骨埋在哥哥旁边，庶几黄泉之下，兄妹也得相依，免做了他乡孤鬼，便是将军不忘贱妾之大恩也。”言毕大哭，将军好生不忍，把好言安慰他，叫他休把闲事萦心，且自将息。说不多几时，昏沉上来，早已绝气。将军恸哭一番，念其临终叮嘱之言，不忍违他，果然将去葬在金生冢旁。可怜金生、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双，亏得诡认兄妹，死后倒得做一处了。

已后国朝洪武初年，于时张士诚已灭，天下一统，路途平静。翠翠家里淮安刘氏有一旧仆，到湖州来贩丝绵。偶过道场山下，见有一所大房子，绿户朱门，槐柳掩映。门前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打扮，并肩坐着。仆人道大户人家眷眷，打点远避而过，忽听得两人声唤，走近前去看时，却是金生与翠翠，翠翠开口问父母存亡，及乡里光景，仆人一一回答已毕。仆人问道：“娘子与郎君离了乡里多年，为何到这里住家起来？”翠翠道：“起初兵乱时节，我被李将军掳到这里。后来郎君远来寻访，将军好意，仍把我归还郎君，所以就侨居在此了。”仆人道：“小人而今就回淮安，娘子可修一封家书，带去报与老爹、安人知道，省得家中不知下落，终日悬望。”翠翠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就领了这仆人进去，留他吃了晚饭，歇了一夜。明日将出一封书来，叫他多多拜上父母。

仆人谢了，带了书来到淮安，递与刘老。此时刘、金两家久不见二人消耗，自然多道是兵戈死亡了。忽见有家书回来，问是湖州寄来的，道两人见住在湖州了，真是个喜从天降。叫齐了一家骨肉，尽来看这家书。元来是翠翠出名写的，乃是长篇四六之书。书上写道：

伏以父生母育，难酬罔极之恩；夫唱妇随，夙著三从之义。在人伦而已定，何时事之多艰！曩者汉日将倾，楚氛甚恶，倒持太阿之柄，擅弄潢池之兵。封豕长蛇，互相吞并；雄蜂雌蝶，各自逃生。不能玉碎于乱离，乃至瓦全于仓卒。驱驰战马，随逐征鞍。望高天而八翼莫飞，思故国而三魂屡散。良辰易迈，伤青鸾之伴木鸡；怨耦为仇，惧乌鸦之打丹凤。虽应酬而为乐，终感激以生悲。夜月杜鹃之啼，春风蝴蝶之梦。时移事往，苦尽甘来。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，王敦开阁而放妓。蓬岛践当时之约，潇湘有故人之逢。自怜赋命之屯，不恨寻春之晚。章台之柳，虽已折于他人；玄都之花，尚不改于前度。将谓瓶沉而簪折，岂期璧返而珠还？殆同玉萧女两世姻缘，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。天与其便，事非偶然。煎鸾胶而续断弦，重谐缱绻；托鱼腹而传尺素，谨致叮咛。未奉甘旨，先此申复。

读罢，大家欢喜。刘老问仆人道：“你记得那里住的去处否？”仆人道：“好大房子！我在里头歇了一夜，打发了家书来的，怎不记得？”刘老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，会一会他夫妻来。”

当下刘老收拾盘缠，别了家里，一同仆人径奔湖州。仆人领至道场山下前日留宿之处，只叫得声奇怪，连房屋影响多没有，那里说起高堂大厦？惟有些野草荒烟，狐踪兔迹。茂林之中，两个坟堆相连。刘老道：“莫不错了？”仆人道：“前日分明在此，与我吃的是湖州香稻米饭，苕溪中鲜鲫鱼，乌程的酒。明明白白，住了一夜去的，怎会得错？”

正疑怪间，恰好有一个老僧杖锡而来，刘老与仆人道：“老师父，前日此处有所大房子，有个金官人同一个刘娘子在里边居住，今如何不见了？”老僧道：“此乃李将军所葬刘生与翠翠兄妹两人之坟，那有什么房子来？敢是见鬼了！”刘老道：“见有写的家书寄来，故此相寻。今家书见在，岂有是鬼之理？”急在缠带里摸出家书来一看，乃是一副白纸，才晓得果然是鬼，这里正是他坟墓。因问老僧道：“适间所言李将军何在？我好去问他详细。”老僧道：“李将军是张士诚部下的，已为天朝诛灭，骨头不知落在那里了，怎得有这样坟土堆埋呢，你到何处寻去？”刘老见说，知是二人已死，不觉大恸。对着坟墓道：“我的儿！你把一封书赚我千里远来，本是要我见一面的意思。今我到此地了，你们却潜踪隐迹，没处追寻，叫我怎生过得！我与你父子之情，人鬼可以无间。你若有灵，千万见我一面，放下我的心罢！”老僧道：“老檀越不必伤悲，此二位官人、娘子，老僧定中时得相见。老僧禅舍去此不远，老檀越，今日已晚，此间露立不便，且到禅舍中一宿。待老僧定中与他讨个消息回你，何如？”刘老道：“如此，极感老师父指点。”遂同仆人随了老僧，行不上半里，到了禅舍中。老僧将素斋与他主仆吃用，收拾房卧安顿好，老僧自入定去了。

刘老进得禅房，正要上床，忽听得门响处，一对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。仔细看来，正是翠翠与金生。

一同拜跪下去，悲啼宛转，说不出话来。刘老也挥着眼泪，抚摸着翠翠道：“儿，你有说话只管说来。”翠翠道：“向者不幸，遭值乱兵，忍耻偷生，离乡背井。叫天无路，度日如年。幸得良人不弃，特来相访，托名兄妹，暂得相见。隔绝夫妇，彼此含冤。以致良人先亡，儿亦继没。犹喜许我附葬，今得魂魄相依。惟恐家中不知，故特托仆人寄此一信。儿与金郎生虽异处，死却同归。儿愿已毕，父母勿以为念！”刘老听罢，哭道：“我今来此，只道你夫妻还在，要与你们同回故乡。今却双双去世，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归去，迁于先塋之下，也不辜负我来这一番。”翠翠道：“向者因顾念双亲，寄此一书。今承父亲远至，足见慈爱。故不避幽冥，敢与金郎同来相见。骨肉已逢，足慰相思之苦。若迁骨之命，断不敢从。”刘老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翠翠道：“儿生前不得侍奉亲闱，死后也该依傍祖塋。只是阴道尚静，不宜劳扰。况且在此溪山秀丽，草木荣华，又与金郎同栖一处。因近禅室，时闻妙理，不久就与金郎托生，重为夫妇。在此已安，再不必提起他说了。”抱住刘老，放声大哭。寺里钟鸣，忽然散去。

刘老哭将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，老僧走到面前道：“夜来有所见否？”刘老一一述其梦中之言。老僧道：“贤女辈精灵未泯，其言可信也。幽冥之事，老檀越既已见得如此明白，也不必伤悲了。”刘老再三谢别了老僧。一同仆人到城市中，办了些牲醴酒饌，重到墓间浇奠一番，哭了一场，返棹归淮安去了。

至今道场山有金翠之墓，行人多指为佳话。此乃生前离别，死后成双，犹自心愿满足，显出这许多灵异来，真乃是情之所钟也。有诗为证：

连理何须一处栽？多情只愿死同埋。

试看金翠当年事，愤愤将军更可哀！

卷之七

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

词曰：

疏眉秀盼，向春风、还是宣和装束。贵气盈盈姿态巧，举止况非凡俗。宋室宗姬，秦王幼女，曾嫁钦慈族。干戈横荡，事随天地翻覆。一笑邂逅相逢，劝人满饮，旋吹横竹。流落天涯俱是客，何必平生相熟？旧日荣华，如今憔悴，付与杯中醪。兴亡休问，为伊且尽船玉。

这一首词名唤《念奴娇》，乃是宋朝使臣张孝纯在粘罕席上有所见之作。当时靖康之变，徽、钦被掳，不知多少帝王王孙被犬羊之类群驱北去，正是“内人红袖泣，王子白衣行”的时节。到得那里，谁管你是金枝玉叶？多被磨灭得可怜。有些颜色技艺的，才有豪门大家收做奴婢，又算是有下落的了。其余驱来逐去，如同犬彘一般。张孝纯奉使到彼云中府，在大将粘罕席上见个吹笛劝酒的女子是南方声音，私下偷问他，乃是秦王的公主，粘罕取以为婢。说罢，呜咽流涕。孝纯不胜伤感，故赋此词。

后来金人将钦宗迁往大都燕京，在路行至平顺州地方，住宿在馆驿之中，时逢七夕佳节，金虏家规制，是日官府在驿中排设酒肆，任从人沽酒会饮。钦宗自在内室坐下，闲看外边喧闹，只见一个鞦婆领了几个少年美貌的女子，在这些饮酒的座头边，或歌或舞或吹笛，斟着酒劝着座客。座客吃罢，各赏些银钞

或是酒食之类。众女子得了，就去纳在鞦婆处。鞦婆又嫌多道少，打那讨得少的。这个拈婆想就是中华老鸨儿一般。少间，驿官叫一个皂衣吏典赍了酒食来送钦宗。其时钦宗只是软巾长衣，秀才打扮，那鞦婆也不晓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，道是客人吃酒，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到室内来伏侍。女子看见是南边官人，心里先自凄惨，呜呜咽咽，吹不成曲。钦宗对女子道：“我是你的乡人，你东京是谁家女子？”那女子向外边看了又看，不敢一时就说。直等那鞦婆站得远了，方说道：“我乃百王宫魏王孙女，先嫁钦慈太后侄孙。京城既破，被贼人掳到此地，卖在粘罕府中做婢。后来主母嫉妒，终日打骂，转卖与这个胡妇。领了一同众多女子，在此日夜求讨酒钱食物，各有限数，讨来不勾，就要痛打。不知何时是了！官人也是东京人，想也是被掳来的了。”钦宗听罢，不好回言，只是暗暗落泪，目不忍视，好好打发了他出去。这个女子便是张孝纯席上所遇的那一个。词中说“秦王幼女”，秦王乃是廷美之后，徽宗时改封魏王，魏王即秦王也。真个是凤子龙孙，遭着不幸，流落到这个地位，岂不可怜！

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时节，连皇帝也顾不得自家身子，这样事体，不在话下。还有个清平世界世代为官的人家，所遭不幸，也堕落了。若不是几个好人相逢，怎能勾拔得个身子出来？所以说：

红颜自古多薄命，若落娼流更可怜。

但使逢人提掇起，淤泥原会长青莲。

说话宋时饶州德兴县，有个官人董宾卿，字仲臣，夫人是同县祝氏；绍兴初年，官拜四川汉州太守，全家赴任。不想仲臣做不得几时，死在官上了。一家老小人口又多，路程又远，宦囊又薄，算计一时间归来不得，只得就在那边寻了房子，权且驻下。

仲臣长子元广，也是祝家女婿，他有祖荫在身，未及调官，今且守孝在汉州。三年服满，正要别了母亲兄弟，挈了家小，赴阙听调，待补官之后，看地方如何，再来商量搬取全家。不料未行之先，其妻祝氏又死，遗有一女。元广就在汉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继室，带了妻女同到临安补官，得了房州竹山县令。地方窄小，又且路远，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属，只同妻女在衙中。过了三年，考满，又要进京，当时挈家东下。

且喜竹山到临安虽是路长，却自长江下了船，乃是一水之地。有同行驻泊一船，也是一个官人在内，是四川人，姓吕，人多称他为吕使君，也是到临安公干的。这个官人年少风流，模样俊俏。虽然是个官人，还像个子弟一般。栖泊相并，两边彼此动问。吕使君晓得董家之船是旧汉州太守的儿子在内，他正是往年治下旧民，过来相拜。董元广说起亲属尚在汉州居住，又兼继室也是汉州人氏，正是通家之谊。大家道是在此联舟相遇，实为有缘，彼此欣幸。大凡出路之人，长途寂寞，巴不得寻些根绊，图个往来；况且同是衣冠中，体面相等，往来更便。因此两家不是你到我船中，就是我到你船中，或是饮酒，或是下棋，或是闲话，真个是无日不会，就是骨肉相与，不过如此。这也是官员每出外的常事。不想董家船上却动火了一个人。你道是那个？正是那竹山知县的晚孺人。

元来董元广这个继室不是头婚，先前曾嫁过一个武官，只因他丰姿妖艳，情性淫荡，武官十分宠爱，尽力奉承，日夜不歇，淘虚了身子，一病而亡。青年少寡，那里熬得？待要嫁人，那边厢人闻得他妖淫之名，没人敢挽头，故此肯嫁与外方，才嫁这个董元广。怎当得元广稟性怯弱，一发不济，再不能畅他的意。他欲心如火，无可煞渴之处，因见这吕使君丰容俊美，就了不得动火起来。况且同是四川人，乡音惯熟，到比丈夫不同。但是到船中来，里头添茶暖酒，十分亲热。又抛声调噪，要他晓得。那吕使君乖巧之人，颇解其意，只碍着是同袍间，一时也下不得手。谁知那孺人，或是露半面，或是露全身，眉来眼去，恨不得一把抱了他进来。日间眼里火了，没处泄得，但是想起，只做丈夫不着，不住的要干事。弄得元广一丝两气，支持不过，疾病上了身子。吕使君越来候问殷勤，晓夜无间。趁此就与董孺人眉目送情，两下做光，已此有好几分了。

舟到临安，董元广病不能起，吕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：“董爷是我通家，既然病在船上，上去不得，连我行李也不必发上岸，只在船中下着，早晚可以照管。我所在公事，抬进城去勾当罢了。”过了两日，董元广毕竟死了。吕使君出身替他经纪丧事，凡有相交来吊的，只说：“通家情重，应得代劳。”来往的人尽多赞叹他高义出人，今时罕有，那晓得他自有一副肚肠藏在里头，不与人知道的。正是：